



A
GODDESS

神女

历史帷幕与诗意轻纱中的性

比尔路易斯/PIERRE LOUYS 著

丁世中 译

远方出版社

神女

比尔路易斯 著
丁世中 译

远方出版社

神 女

比尔路易斯 著

丁世中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 新华大街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包头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95千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5-187-0/I·108 定价:16.80元

历史帷幕与诗意轻纱中的性

——关于性文学作品的典雅（代序）

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神女》的副标题是《古代风俗》。把自己的小说作品正式署名为风俗史的作家，在《神女》的作者比尔·路易斯以前，就有巴尔扎克。他将自己宏伟的巨著《人间喜剧》中相当一大部份的重要作品，统称为十九世纪历史风俗的研究，仅仅因为他自己事先就规定好了小说家是“历史的书记”这个前提。

比尔·路易斯的这本书，倒的确是一本写古代生活的书，而且，尽管它是一本小说，但我们却未尝不可把它当作一本古代风俗习惯、历史文物的书籍来读，因为作者确实在历史氛围、历史习俗、历史细节上下了一番功夫，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古代生活的浓厚兴趣，不可抑制的考究、分析、描绘与渲染历史遗风的热情，而由于小说写的是一个妓女故事，而它之属于性悖文化系列，又当然不在话下。

是古代的那个时期、那个国度、那个民族？故事发生地亚历山大港在地理上属于埃及，但小说里的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希腊文又是常见的文化用语，希腊神话中那些神灵在这里也受到供奉，也有他们的神殿与雕塑……凡此种

种，对于不熟悉古代历史的现代读者来说，很可能成为了一层历史迷雾。我们对历史的来龙去脉，似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时期的希腊，在亚历山大的统领下击溃了当时的波斯帝国，侵占了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以及波斯，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自居为埃及法老、波斯国王的继承者，并将其统治的重心东移，定都于巴比伦。亚历山大东侵后，大量的希腊人移居东方各地。亚历山大逝世后他的庞大帝国分裂，其部将托勒密占有了埃及，于公元前三〇五年正式称王，建立了托勒密王国，这部小说中的女王贝蕾妮丝就是托勒密王室之后，她的妹妹即为后来与罗马大将安东尼有过一段风流史的埃及艳后克莉奥佩脱拉。

小说中的亚历山大城，当年可不是一个寻常之地，即使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它也是一个数得上辉煌灿烂的名城。此城乃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三三一年奠基兴建，位于尼罗河入海处的三角洲上，面临地中海，其高达四〇〇英尺的灯塔，是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大力促进工商外贸的发展与繁荣，使埃及的生产能力与工艺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以海上航运服务的造船业而言，就已经能造出可容数千人的巨型海船。不言而喻，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商业贸易是非常发达的，而亚历山大城港，正是频繁的国际经济往来的吞吐口。埃及的粮食、织品、纸张与玻璃商品，从这里向外输出，而阿拉伯的宝玉、印度的象牙、珍珠、香料与中国的丝绸等

等，从这里输入，一部分加工成手工艺品，一部分又转销地中海各国。于是，亚历山大城也就成为了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之地，与中国开元盛世丝绸之路上的长安颇为相像。在这个城市里，各民族的居民融洽杂居，以埃及人与希腊人为主，还有罗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等等。城市的街道最宽的有一百尺，宫殿楼台、游艺场所、集会厅堂、神殿圣宇遍布全城，几乎占三分之一的面积。图书馆藏书达七十万卷，大部份是希腊文的典籍，很多著名的希腊学者来这里讲学，或者留下来进行研究工作，不少人都是在这里以得其学术成就的，文化之繁荣似不亚于过去希腊的全盛时期，因此，史学家往往把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称之为“后期希腊文化”。

《神女》所写的就是这一历史文化背影下的妓女故事，所描绘的就是公元前一世纪这盛行希腊——埃及氛围里的“青楼风习”。

会引人注意的是，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后期希腊文明中那个古老的行业，就带点“自由贸易”的味道，妓女在公共场所“挂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面专设的瓷墙（当时的市长倒也想得周到）上，对她感兴趣的男子可在她名下写下自己愿出的价钱，双方对价钱没有异议，即可见面成交了。或者，如果某个男子慕某个妓女之名，也可以在瓷墙上写下双方的名字与自己愿出的价钱，这就不是卖方“挂牌”，而是来客“点戏”了，但不论那一种都与中国古代小说所描写的封建把头老鸨控制一切、管制一

切、居高盘肃的亚细亚方式大不一样，比起巴黎圣但尼斯街上妓女站在街旁，嫖客走上前去鬼鬼祟祟询问一句“多少钱”的二十世纪风习，似乎也更带有正规商业的性质，可谓“明码明价”，“市场秩序井然”。还可觐会引起人们对民俗学兴趣的是，这里的妓女颇有社会地位。名妓有富丽堂皇的住所，有服侍她的奴婢，有处死奴婢的权利，其穿着佩戴更是珠光宝气，这些都不在话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妓女身上的那股傲气，克莉西丝在亚历山大港的堤岸上，明知邁米特里奥斯是女王的情人，有权有势，却偏要刁难他一番，甚至加以嘲弄羞辱。她这股傲气与其说是像秦淮八艳那样来自她们的色艺双全与人格气节，不如说来自亚历山大城女子那种自由贸易的地位与正规的商业习性。

当然，不得意因而清贫如洗的妓女也是有的，但重要的不是个别妓女的经济状况，而是妓女这个行业在当时的地位。在精致亚历山大城一个景色宜人的地区里，一座庞大的很有气势的“圣城”拥有一千四百家房屋，一千四百房妓女就聚集在这里。这些房屋宽敞漂亮，足以反映出妓女的地位状况；圣城里还建有柯娣托的殿堂，把希腊神话中这个不讲羞耻的女神供奉起来，更说明了当局对风尘女子的开明态度。在城里，每年都有宗教膜拜与性感场面相结合的公众狂欢，妓女是这种节庆活动的中心，她们在万人众目睽睽下跳裸体舞；每年在这里还举行一次名妓参赛大会，获奖者可荣升柯娣托殿堂。此外，为妓女们还建有另外一些殿堂，幽提妮娅殿堂是用来接受多愁善感的妓女

代 序

清心寡欲的种种祈愿；阿波斯特洛斐娅是供一些妓女去忘却不幸的爱憎；克莉丝娅殿堂是妓女祈求招财进宝的所在；热奈娣丽丝殿堂旨在保护有了身孕的风尘女子；柯里亚德殿堂是为了安慰神女们对凡夫俗子爱憎的认可。希腊——罗马多神教真是妙不可言，竟有那么多的神明为妓女的各种精神需求服务，而希腊后期文明的公共生活又为妓女阶层各种精神需要提供了如此多堂而皇之的场所，在这种社会文化体系中，妓女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这部小说中，对妓女业的规模、妓女生活的习俗（如女婴一生下来就将她以医术破身以便她将来继承母业）、妓女的服饰（如腰间佩戴阳具模型作为装饰）、妓女行业中的兴衰荣败、矛盾竞争等等，也多有一些叙述描写。我们不敢说，这些描述无一不有绝对可靠的考古学价值，但把古代风习写到如此程度，也就很难为作者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女》带有若干文史性质，读来颇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与考古的兴味。

这本书，也是一本有诗意的书。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它的诗格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许，是因为它写的是古代的故事，作品的构设完全在想像的层次上进行？也许，是因为这不仅是古代的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个十足的古代罗曼蒂克故事，浪漫主义文学的素质在这里应有尽有？也许，正因为作者自己在气质上就是一个诗人，是因为他自己一生创作活动的重要内容就是诗歌？而且，在他一八九二年开始写作《神女》以前，一直是从事诗歌创作？也许，这些原因都起了作用，总而言之，这本小说写

得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某些低格调、低层次的文学作品里，作者注注意于在情节上匆匆赶路，特别是在一些性情文学作品里更是如此。而比尔·路易斯却有极大的描绘热情，他喜欢提供画面，他不喜欢舍陈情节。正像他乐于描绘古代的风习一样，他也乐于描绘亚历山大港的优美风景、城市的五光十色以及绚丽的衣饰，他像画师一样从容地一笔笔涂色上彩，甚至让他的主角德米特里奥斯进了妓女的家门、即将上床的时候，还悠闲地观赏窗外的落日余晖。这只不过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在整部小说里，作者似乎企图把每一个情节都描绘为一个场景，就像是歌剧的一幕幕一场场，要知道，《神女》最初于一八九二年写成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剧本，只是在后来才舍陈为一部长篇小说。由于这个缘故，小说中充满了一个个场景画面，如德米特里奥斯与克莉西丝相见的情节，近乎一幅亚历山大港夜景图；德米特里奥斯与克莉西丝最后诀别，与其说是一个情节，不如说是监狱的一个阴暗画面。……作者把每一个场景都描绘得色彩浓烈，富于浪漫情调。好了，这就足以营造出作品的诗意氛。

除了描绘的诗意外，就是语言的诗化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小说中人物对话愈来愈日常生活化、平凡化，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小说里，十九世纪中期浪漫派文学作品那种追求诗意的永叹调式的对话、抒情倾诉式的对话、舍陈排比式的对话，已经愈来愈少见了。《神女》虽然是一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小说，其整本至一九

○二年才第一次出版，它却保持着十足的老式文学遗风。人物的日常生活化的对话在小说里并非没有、也并非少有，但经常也有很多对话就像是诗，第一部第六章《处女们》中，两个同性恋少女的长篇对话，简直就如同古希腊同性恋女诗人萨芙的香艳情诗，在第二部第三章《爱情与死亡》中，大祭司夫人杜妮即将被刺死的时候，所倾诉的那段话浪漫风格十足，只可能在浪漫派诗剧中才找得到。

至于富有诗意的、抒情、描绘、咏叹的语言，在小说中则比比皆是。在这里，可以经常听到人物与之所至唱出一首首诗来，从克莉西丝寓所里传出来的是印度女婢对女主人的赞美诗；在海边长堤上，有吹笛伴奏着女歌手歌唱享乐作爱的乐曲；在神庙里，那是神女们一席壮严的祷词；面对着亚历山大城，克莉西丝的感慨是以咏叹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比尔·路易斯的诗人气质是如此无处不在，即使在这部小说浓烈的性感中，也有诗意诗情。就像男人与女人有其性感一样，作品也有性感。作品的性感，就是作品中性内容、性描绘所发出的气息，所给人的感觉。性感不过就是性感，不过，性感也有高雅别致与低下粗俗之分。同样是讲那么一回事，诗里的“巫云雨”与薛蟠口里那句粗话就大有天壤之别，而比尔·路易斯所追求的，正是高雅别致的性感。小说的开篇是一幅肉感的克莉西丝出浴图，而其雅实不在于“漫泉水滑洗凝脂”。德米特里奥斯完成了克莉西丝的三个难题以后，与克莉西丝成其好事，小说里这个性爱高潮竟写得那样神秘虚幻，朦胧飘逸，既像贾宝

玉在太虚幻境里与秦可卿，又颇有一番现代朦胧诗的情音。这种写法丢弃了“直露其事”的招来之术，难免不会使某些看官稍感失望，若有所失。因此，作者就必须硬打硬地靠他细腻别致的感觉与清丽动人的文笔取胜了。请看他的能耐，那是德米特里奥斯去偷阿芙罗狄特女神雕像上一串项链的场景，他对一尊无生命的女神像的感受，是那么细腻雅致，陶醉移情，他描绘的文笔是那样富于生气与灵性，以至他所传达出来的一尊石像的质感，几乎就像真是一个丰满肉感的美神。

小说虽然呈现出一种唯美主义的外在风格，却包含着一个尖锐的性问题，即色诱的可怕与性爱的疯狂。

德米特里奥斯为了得到克莉西丝，不惜答应她的三个条件，偷名妓芭奇丝家的古镜，取大祭司夫人头上的象牙梳，盗女神雕像上无价的珍珠项链，也就是说要去犯三个罪行：盗窃、杀人与亵渎神明。在双方的条件与承诺中，各自的地位、作用、得失虽有不同，但都是基于人类性爱中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检验性爱的真挚与热烈程度的，莫过于自我牺牲与自我冒险。这种观念在德米特里奥斯杀杜妮取走象牙梳后的思想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本来可以不杀杜妮就可以达到取走象牙梳的目的，然而他却偏偏要通过杀人的手段来取得牙梳，似乎不用加重自己罪行的方法就不足以表示自己实践承诺之举的份量，就不足以表示自己对克莉西丝倾心狂恋的程度。这种心理正是色诱的可怕后果，性爱的疯狂表现。

色诱导致如此的癫狂程度，确乎有点触目惊心，然

代 序

而，这种可怕的色诱之例，在人类生活中却屡见不鲜，如中国古代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不惜筑高台、燃狼烟，谎报惊愤，以致触怒诸侯，导致亡国；又如《圣经》中希律为莎乐美杀先知约翰；直到二十世纪又有种种为了美色而试法亡命的案例。在比尔·路易斯这部小说里更富于戏剧性变化的是，主人公在完成了三个条件后，他与克利西丝各自的地位与心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互位变化，克利西丝变成了狂恋者，德米特里奥斯却成为了苛刻的要求者，而克利西丝明知按照德米特里奥斯的要求，佩戴他偷来的女神像上的项链以及象牙宝梳、手执古镜出现在灯塔上，将会有毁灭性的后果，但她仍然完全照办。果然，她遭到了严惩，被当局处死，仅仅死前又见到了德米特里奥斯一面。不过，她却得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阿芙罗狄特女神活在亚历山大城民众的心里，被塑造成为一个充满了美感—性感的女神而永垂不朽。这时一个唯美主义的故事构想，一个富于诗意的故事结局。

在这个唯美主义的、诗意的故事框架里，有著一种深刻而真实的性心理与性格局。故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德米特里奥斯的態度变化，而他的态度变化又是基于他的“太虚幻境”之行后的心理变化。太幻境中的秦可卿比现实生活中的秦可卿无疑要更为可爱，她纯美飘渺而不含有任何现实的杂质，不带有某些世俗关系的羁绊，更为完整，更具有性的魅力，足使得贾宝玉销魂。同样，德米特里奥斯在理想梦境中尝足了克利西丝至美状态的种种风流之后，也得到极大的满足，反倒对现实生活中的克利西丝

神 女

失去了兴趣，正如他塑造出了极美极性感的阿芙罗狄特女神雕像后，人间的凡女在他心目中就无一不是尽善尽美的了。这种纤细高雅的性感产生在一个女王所宠爱的、阅尽了人间美色的艺术家身上是完全符合情理的，它带有“上帝的选民”的倾向，但毕竟是一种可信的性感受。

至于德米特里奥斯——克莉西丝的愤爱格局，似可概括为：先是男方追求的狂热与躁急，女方的躲闪、期待与考验，而后是男方的宣泄与退潮，女方的持续与依恋。双方情感的起伏是不一致的，两条轨迹是并不贴切重合的，作者笔下人物的这种性爱关系状况是否正是对人类异性恋中常见的不一致与不和谐的影射与象征？且看作者有意识的安排：当德米特里奥斯如恩格斯所曾经指出“体态的美丽”引起“性交的欲望”那样，向克莉西丝求欢时，他遭到了对方的一席话的讽刺与刁难，而当克莉西丝动情热变时，他又冷漠地对克莉西丝发出了一大片非议。这遥遥相对的两席话与故事结局，正是作者用来显示异性恋的不协调、矛盾、撞击的艺术安排，而与此相反，他又让两个同性恋少女在亚历山大港长堤上的夜色里，唱出互相爱恋、互相崇拜、互相歌颂的情歌，最后又让她们在德米特里奥斯——克莉西丝愤爱悲剧发生的时候永结秦晋，这一切是为了说明什么？是否出自作者的无意识与偶然？

在艺术作品里，只有“匠心”而无“无意”。特别是对一部构思精致的作品来说更是如此。《神女》里的上述性爱格局，无疑表露了一定程度的同性恋倾向。在这里，不能不提及作者这样几个经历：

代 序

比尔·路易斯生于一八七〇年。一八八八年，他认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两人的切关系一直持续到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一年，他在巴黎遇见爱尔兰诗人、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一八九三年王尔德发展他著名的剧本《莎乐美》时，将此作题辞献给比尔·路易斯，其呈希津王为取悦莎乐美而杀先知约翰的故事，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神女》中的情节。王尔德的剧本第一次上演时，他专程到伦敦去祝贺。两人的关系直到一八九四年才破裂。众所周知，纪德与王尔德均为西方现代文学中著名的同性恋者。而比尔·路易斯则还有其他的男友。

《神女》最初构思酝酿、初具规模是在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因此，可以说，其中难免有作者本人的潜意识与性倾向。不论人们对比尔·路易斯的性爱观与性倾向持什么态度，作何评价，但他的确以富于诗意的艺术包装，包裹了性爱内容，使《神女》成为了一部精致典雅的性悱文学作品。

外国性情文学译丛

性情文学是以情爱描写为重点，

或重点之一的文学，

性情文学是文学不能分割的一个部份，

过去，由於禁忌，

既不可能阅读，更谈不上研究，

那么，打破禁忌，

也正有开放的象征意义吧。

这是一套有系统的世界性的文学丛书，

是在收集大量作品的基础上，

按其在文学史及文学方面的成就精选出来的。

这些作品都是该国文学名著，

是文学的经典。

外国性 情文学

名著系列

情祸

性情文学的道德告诫

淑女泪

人类“性苦难”大展

神女

历史帷幕与诗意轻纱中的性

O 娘的故事

心灵忠诚、肉体放荡

罪恶之域

一面快乐飞扬的旗帜

· 新新制作中心 ·

目 录

历史帷幕与诗意轻纱中的性

——关于性文学作品的典雅（代序）

第一部

第一章 克莉西丝 (1)

入浴的时分是克莉西丝自怜自爱之始：她身体的每一部份都——成了赞叹的对象，和值得抚爱的缘由。借着那一头秀发和丰满的乳房，她做出千娇百媚的游戏。

第二章 在亚历山大的长堤上 (15)

在这幅宽阔的墙壁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满满地用黑笔写着各式各样的文字。当一名多情种子想约一位妓女时，他只消将两人的名字写在一处，并且标明愿出什